

家

於是滿座笑了起來。做母夜叉與孫二娘的是覺新，他爲了逗中姊妹們發笑，便揀了這個對號。這時由他底妻子口裏說出來，更引人發笑了。覺新微笑地說：「孫二娘不會吃酒。」他不等鴛鴦發問，就連忙說：「智多星會喫酒。」

「吳用不會喫酒？」淑英接口說。

「甚麼人會喫酒？」覺新連忙問道：

「大嫂會喫酒。」淑英不加思索地回答。

滿座都笑起來。衆人異口同聲地叫着：「罰！罰！」淑英只得認錯，叫僕人換了一杯熱酒，舉起杯子呷了一口。於是衆人又繼續說下去，愈說愈快，而受罰的人也愈多。頻吃酒的就喫酒，不能喫酒的就用茶代替。他們這些青年男女痛快地玩笑着，忘却一切地玩笑着，一直到散席的時候。

散席以後大部分的人都有點醉意。跟着他底母親回去了。本來覺民，覺慧，淑英，淑華幾個大人會慫恿他們底母親把琴留住這裏過了新年再回去，但張太太說家裏有事情，終於把琴帶回去了。瑞珣要回到房裏去照料海臣。覺新，覺民和淑華都喝多了酒想回屋去睡。這樣大家都沒有興致，各人回到自己房裏去。於是一所大的公館又顯得冷靜了。堂屋裏只剩下幾個僕人和女傭在收拾，打掃。

覺慧也有酒意。他覺得牆上發燒，心裏很熱，他不想睡覺。外面的萬馬奔騰似的爆竹聲開始往他底耳裏送過來。他在房裡坐不住，便信步走出去。大廳上冷冷清清地放着幾輛轎子。三四個轎夫坐在門房底門檻上低聲閉坐。隔壁幾家公館裏的鞭炮聲響得更密了。他在大廳上立了好一會兒，便往外面走去。他剛走到大門口，鞭炮聲就止住了，偶爾有一兩個新燃着的散炮在響。到處都是熱的硫磺氣味，街上滿是鞭炮底屍體。大門口依舊懸着一對大的紅紙燈籠，裏面雖然帶着正在燃燒的蠟燭，但是並未發射出多大的光亮，不過在地上留了一點朦朧的，淡紅色的光，和一些模糊的影子。

街上又是一片靜寂。爆裂了的鞭炮底屍體殘廢地躺在街心，沒有一個人來料理牠們，他們絕望地致敬牠們底最後的熱氣。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傳來一陣低微的哭聲。

「甚麼人在哭？」在這萬家歡樂的時候竟有人在哭！「覺慧底酒意漸漸消退了，他驚疑地想着，他用眼光仔細地看向四邊找尋，在右邊的一口大石缸旁邊看見了一團黑影。他帶着好奇心走過去。他開始看清楚那是甚麼東西。

一個討飯的小孩，披着一件破爛的布衣，靠著石缸低聲哭泣。他底頭埋着，飄蓬的頭髮散落在地上。那小孩聽見脚步声便擡起頭來看覺慧，覺慧看不清楚小孩底臉。他們兩人面對面站着，都不說一句話。覺慧只聽見他自己底急促的呼吸和小孩底低微的哭聲。

好像誰發了一瓢冷水在覺慧底臉上。他清楚地聽見銀圓在衣袋裡響。一種異樣的，他似乎從未感到過的感情控制了牠。

劉富
承接裝修
油漆 土木工程
地址: 636 E. 14 Ave
新電話 879-438

STANDARD SIGNS & DESIGN